

传教、医疗与政治：博德恩医院的创建与西北基督教传播研究

咸娟娟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兰州)

提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基督教开始进一步向中国内陆传播。为打开传教之门，吸纳教徒，医疗传教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地处西北边陲的甘肃兰州博德恩(纪念)医院(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因为传教士的努力，医院建立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地方官员，以及绅士的支持。医院建成后，也确实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福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西北医疗近代化的发展。传教、医疗与政治的有机结合，为基督教在西北的传播，扫除了障碍。

关键词：西北 基督教 传教士 博德恩医院 近代化

作者：咸娟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邮编：730070。电话：-86-150-9534-8466。电子邮箱：xianjuanjuank1163.com。

近代以来，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渐合法化。因为这些条约，传教士一改往昔的卑微谦恭姿态，伴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昂首阔步地来到中国，开始他们的传教事业。于是，从沿海到内陆，乃至边陲之地，都有了这些特殊群体的身影。不过，“与谋一己之利的商人相比，他们的执意进取来自内心的信仰”。^[1]正如费正清所言：“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惟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效劳”。^[2]如此言辞，虽多溢美，但也不失客观。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传教方式的多样化，这样的趋势渐有加强倾向。无论手段如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传教扫除障碍，铺平道路。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传教士的某些行为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于不自觉中与其初衷相悖，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这其中，医疗传教士的到来，西医的引进与推广，医院的创设和建立，便是典型。

现坐落于兰州市城关区的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其前身即为传教士创办于 20 世纪初的博德恩(纪念)医院(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而其建立的背景正是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内陆、边疆，基督教传播范围及势力的不断扩大。不过，作为教会医院，从建院之初，该院就一直秉承“上帝爱人”、“济世活人”的宗旨，为西北穆斯林、藏族、蒙古族以及汉族人民等服务，并因此赢得了地方政府及民众的欢迎与支持，对基督教在西北的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也对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

[1] 顾卫民 Gu Weimin 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Jidujiao yu Jindai Zhongguo shehui* [Christianity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第 1 页。

[2] 费正清 Fei Zhengqing 著：《剑桥中国晚清史》*Jianqiao Zhongguo Wanqingshi* [Cambridge Chinese History of Late Qing Dynasty], 北京 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5, 第 4 页。

献。

一、博德恩医院的创建与发展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自唐朝景教入华，历经元代天主教东传，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再度梯杭而来，直至近代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大规模输入，数起数落，历时弥久，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3]然而，由于地处边陲，基督教新教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传入甘肃。^[4]据统计，到1923年止，甘肃省内教会依旧稀少，“西教士不过七十二人，教友不过二千五百十九人”。^[5]在当时的传教士眼中，甘肃仍然是“远方的黑暗之处”。^[6]但是，从基督教最初传入，到此时拥有两千多教友、信众，这样的成绩于传教士而言，依旧可喜。甘肃民族成分复杂，且占其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都具有坚定的伊斯兰信仰。同时，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民，其虔诚程度更是令人敬佩。就连曾于此游历并传教的英国女传教士金乐婷（Mary Geraldine Guinness）都说：“藏民的礼拜或祈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从不间断……无论白天黑夜”，^[7]这一点就连她自己都自愧不如。如此情形，要在这里传教，困难程度不言自明。那这两千多教友又是如何被吸纳的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得益于教会医院的开设。传播福音，行医救人，医疗与布道的双重结合，打开了基督教在西北传播的封闭之门。“医药事工与布道工作如影之随行，布道工作开展到什么地方，医药工作也随之开展到什么地方”。^[8]兰州博德恩医院（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其实，早在1904年时，基督教内地会就曾以“上帝爱人”的旨意，派遣休伊特医生（Dr·J·M·Hewtt）和普雷迪先生（Mr·A·Preedy）来兰从事医药事业。^[9]当时的兰州，缺医少药，而生活于此的群众则大多依赖民间医术，中医很少，西医更加无人问津。直到10年之后，英格兰人金品三（George·E·King）到来，并在黄河北一片荒坡上选址设立医院开始，西医在兰州的传播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这所由金品三建立并正式挂牌行医的医院，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博德恩医院（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关于医院的创办时间，目前文献所记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14年，在慕寿祺所著的《甘宁青史略》中，就有“兰州河北医院开幕”^[10]的明确记载，时间正是1914年。除此之外，从现保存于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博德恩医院旧址纪念馆”中之“金品三先生纪念碑”上，亦可看到“次年秋，遂来兰州”的字样，根据碑文所说，“次年秋”恰是1914年秋天。

[3] *Ibid.* 1.

[4] 郭厚安 Guo Hou'an, 吴廷楨 Wu Tingzhen 主编：《悠久的甘肃历史》*Youjiu de Gansu Lishi* [The long history of Gansu], 兰州 Lanzhou：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Renmin chubanshe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第234页。

[5] (英) 季理斐 Ji Lifei 译, 北平古云阶 Beiping guyunjie 笔述：《西北边荒布道记》*Xibei Bianhuang Budaoji* [The Sermon Notes of China's Wild Northwest], 上海 Shanghai：上海广学会印行 Shanghai Guangxuehui Yinxi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Christian wide], 1930, 第1页。

[6] *Ibid.* 2.

[7] Mrs. Howard Taylor, *The Call of China's Great North-West or KanSu and Beyond, China Inland Mission*, 1923, 135.

[8] (韩) 李宽淑 Li Kuanshu：《中国基督教史略》*Zhongguo Jidujiao Shilue*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 Christian], 北京 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8, 第295页。

[9] 森林 Sen Lin：“百年前兰州有家博德恩 Bainianqian Lanzhou Youjia Bo De'en” [There was a Borden in Lanzhou for hundred years ago], 《兰州日报》*Lanzhou Ribao* [Lanzhou daily], 2006年4月4日, 第B03版。

[10] 慕寿祺 Mu Shouqi：《甘宁青史略》（第二十八卷）*Ganningqing shilue* [A Brief History of Gansu, Ningxia and Qinghai], 兰州 Lanzhou：兰州俊华印书馆 Lanzhou Junhua Yinshuguan [Junhua Printing House in Lanzhou],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第16页。

医院初建,即命名“博德恩(纪念)医院”,取纪念捐资人博德恩(William•W•Borden)先生之意。“博德恩是最早志愿到中国穆斯林中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之一……热衷于在中国西北穆斯林中传教,后获准加入内地会”,^[11]曾打算赴甘肃传教,并为此专门到埃及开罗的语言学校学习阿拉伯语,但学业未成却于1913年4月突患脑膜炎不幸逝世,年仅25岁。“其母痛念其子不已,遂捐其家产之一部,建筑此院,以纪念其子。约费八万金……”^[12]该院建立之初,由金品三(George•E•King)负责医疗事务。金乃基督教医疗传教士,故博德恩医院在民间也称“福音医院”。刚刚建立的博德恩医院“住院部分男、女医院二部,设病床近50张,还特别设立了穆斯林病房”,^[13]另外,从现在保存的‘原兰州福音医院’全景示意图^[14]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医院在后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基本布局,其中包括门房、挂号住院处、礼拜堂、外国人住区、中国职员住区、女病院、女麻风病院、男麻风病院、藏民病房、勤杂工宿舍、食堂、马厩,以及三个工人的住房和外国人纪念碑。而其周边即为市民住区,紧靠医院外围的还有一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私人木材厂。这就是费正清所说的建立在城市中的典型的基督教新教布道站格局。^[15]

20世纪40年代,博德恩医院(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的发展随着毕业于英国皇家医学院的新一任院长侯文辅(Dr. Stanley Hoyte)的到来,开始向着更加专业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医院发展也在此时进入黄金阶段。

二、博德恩医院与民国地方政治之关系

基督教作为外国宗教,要在中国本土社会生根发芽,首先必须寻找适宜的“土壤”和“水源”,而作为其传播者的传教士,也因此将拉拢的对象锁定在了地方上层人士的身上,这其中既有政府高官,又有地方名绅,而吸引这些人目光的手段与方式,则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方法。在闭塞的西北,西医的引进,医院的创设,足以解决上述问题。加之传教士在各方面所做的各项工作,无疑更加促成了这一事业。

作为内地会在兰创办的教会医院,博德恩医院(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的医疗传教士大都为外籍人士,这样的情况下,要于西北这样封闭落后的区域开展工作,如果不善交际,不能取得与地方政府的友好关系,要进行传教事业必然寸步难行。所以内地会在医院建立之时,即派遣苏格兰人金品三(George•E•King)来开展此项工作。金于1887年出生中国,后在英国接受教育,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回到中国,曾先后在上海、河南开封、山西平阳从事医药工作,^[16]对中国境内情况较为了解。因此,金入兰后,凭借其娴熟的外交手段,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信任,更赢得了地方名流的支持,当即“在黄河北岸白塔山公园东边购得荒山一段,鸠共修建”。为了保证质量要求,还“特聘李国新的祖父担任监工”。^[17]一年后,医院建成。在医院落成典礼上,时任甘肃督军的张广建即赠送“活活泼泼”的四

[11] 转引自韩永静 Han Yongjing:“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早期传教活动研究 Xifang Chuanjiaoshi zai Zhongguo Musilinzhong de zaoqi chuanjiao huodong yanjiu” [A Study on Western Missionaries' Early Works among Chinese Muslims],《北方民族大学学报》Beifang minzudaxue xuebao [Journal of The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No.5,2011.

[12] 林鹏侠 Lin Pengxia 著,王福成 Wang Fucheng 点校:《西北行》Xibeixing [Northwest Tour],兰州 Lanzhou: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Renmin chubanshe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第49页。

[13] Ibid9.

[14] 该图现存于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Lanzhoushi Di'er renmin yiyuan,由原“福音医院”杨光锡 Yang Guangxi 老人提供草图,胡秀英 Hu Xiuying、颜玉兰 Yan Yuyan 等知情人员考证,医院工会负责绘制,2002年9月完成。

[15] Ibid 2, 615.

[16] 参见“博德恩医院纪念馆旧址”介绍 Bo De'en Yiyuan Ji'nian guan Jiuzhi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Site].

[17] 张蒙恩 Zhang Meng'en,郭景周 Guo Jingzhou:“兰州博德恩纪念医院概况 Lanzhou Bodeen Jinian Yiyuan Gaikuang” [A Survey

字匾额,巨绅刘尔忻也奉送“扁鹊再生”匾。^[18]同时收到的匾额还有兰州福音教会赠送的“上帝爱人”匾,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开院典礼,一时成为兰州一件大事。

在地方人士的支持下,博德恩医院(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在建立之后也积极努力的争取各阶层的好感。在此期间,传教士就曾因全力救治一位穆斯林官员的儿子,而获得穆民的支持。在医院之后于兰创办学校时,这位穆斯林官员不仅“自己出资500元,同时还承诺其他地方官员也将为此慷慨解囊”。^[19]同时,“伊斯兰教的阿訇和其他人都对此事给予了很大的宽容”。^[20]

除外籍传教士的努力之外,中国籍传教士为基督教在西北的传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高金城(Gao Jiancheng),便是其中之一。高乃河南省襄城县人,幼时曾因家庭贫困在乡间福音堂做过杂工。13岁时随英籍传教士赵立民(Zhao Limin)到县里基督教内地会学堂学习。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至开封英国人金纯仁(Dr. G. Whitfield Guinness)等创办的教会医院学医,五年后顺利毕业,随即回家乡行医、布道。^[21]1917年应友人邀请来到兰州博德恩医院(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协助金品三(George•E•King)工作。为打开传教之门,其曾先后在甘州、肃州行医、传教,取得了地方人士的广泛好评。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西北处于马家军阀的残酷统治之下,社会一片黑暗。借助传教士兼医生的身份,高金城(Gao Jian Cheng)得以在地方高官之间行走,并因此认识了当时的肃州镇守使吴桐仁、道台齐连元、臬台朱赞,但此三人依仗与马家军阀的亲密关系,到处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致使民众一片怨声载道。因为要在地方传教,高也曾对其有所妥协。但他利用牧师的身份,进入监狱为受害百姓医治的诸种行为,却引来了地方官员的憎恶。加之,高因领导群众示威游行的事件,由此便招来了“劫监砸狱,放走人犯”的罪名,并被捕入狱。后经甘肃省调查核实,无罪释放,而吴桐仁则因畏罪潜逃新疆。此后“捕了高大夫,吓走吴镇守”的故事一时在河西三州传为美谈。^[22]高金城(Gao Jian Cheng)不畏生死,敢于同政府高官作对的英勇行为无疑为其赢得了民心,而这也为基督教在肃州的传播打开了局面,让更多人知道并信仰了这一宗教。

三、博德恩医院的医疗贡献及传教事工

除与地方官员和士绅阶层搞好关系,对西北地方政治有所影响之外。博德恩医院(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作为兰州最早的西洋医院之一,它的建立也对近代甘肃缺医少药的现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与改善作用,为生活在此的穆斯林、藏族、蒙古族以及汉族等人民提供了切实的服务,带来了真正的福音。而在此之前,甘肃绝大部分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则十分落后。紧邻兰州的临夏“没有医疗设施,没有专职医生,只有几种‘牛痘’者,俗称‘花先生’……根本无力解决当地广大群众

of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in Lanzhou],《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Gansu Wenshi Ziliao Xuanji* [Gansu Selected source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兰州 Lanzhou: 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Renmin chubanshe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第163页。

[18] 甘肃省志宗教志编纂委员会 Gansu zongjiaozhi bianzuan weiyuanhui :《甘肃省志·宗教志》 *Gansu shengzhi zongjiaozhi* [The Religion of Gansu Province], 兰州 Lanzhou : 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Renmin chubanshe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第360页。

[19] Mrs. Howard Taylor, *The Call of China's Great North-West or KanSu and Beyond, China Inland Mission*, 1923, 34.

[20] *Ibid.*

[21] 郑仁泉 Zheng Renquan, 全士英 Quan Shiying :“ 祁连魂——党的忠诚战友高金城烈士 Qilianhun —Dang de zhongcheng zhanyou Gao Jincheng Lieshi” [Qilian Soul: Gao Jincheng is a Loyal Comrade for Our Party],《城关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Chengguan wenshi ziliao xuanji* [Chengguan selected source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2006, 第149页。

[22] *Ibid.*, 150.

的就医问题”。^[23]而在张家川，民众一旦生病，“回族吹‘都哇’，许‘乜提’；汉族（则）求神拜佛”。^[24]至于甘南藏区，“广大农村牧区基本上处于无医无药的状态……疾病蔓延，人民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疾病广为流传，死亡率之高，实堪惊人”。^[25]仅就救死扶伤，挽救生命而言，博德恩医院在建立之后，确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14年，博德恩医院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正式对外开始收治病患，在医院设综合门诊部，同时在山字石教会内设立门诊，平均日接诊量 30 余人次。^[26]此后，还在甘肃临夏建立了专门的穆斯林医院，“在前两个星期就已经做了 14 个三氯甲烷手术和 20 多个小手术，并且已经治愈 260 多个病人”。^[27]

1932年，博德恩医院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应国际麻风病会委托，在医院内建立麻风病院，并逐渐接收麻风病人。“兰州雁滩麻风病患者冯约翰第一个被收入住院治疗，以后有夏河县的卢毛吉、赵志华，临夏的张焕等麻风患者一一入院治疗。”^[28]同时建院之初，就已经开始收治“西北各省以及四川、西康等地的麻风病人 80 余人次”。^[29]

在积极救治病患，为西北人民减轻疾病痛苦的同时，博德恩医院也在西北地区近代医院的建设和医疗人员的培养、培训，以及地方社会陋俗的改善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

医院建立之初，就已拥有进行“手术和化验用的两层相连的主楼，砖木结构的病房 100 多间，以及医护人员住房多处”。^[30]截至 1935 年，该院已设置有“男女医院、麻风病院，及肺病院等，组织既称完善”^[31]“几乎是西北唯一一所在兰州设备良好的现代化医院”。^[32]除此之外，医院从建立到日后的发展中，无论是建设，还是管理方面，在西北都可谓首屈一指。仅从其开办的科室来说，博德恩医院就拥有普外科、内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皮肤科、放射科，以及检验科、病理科等，而这些科室在当时兰州几乎绝无仅有。在具体设备上，1914 年始，博德恩医院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就已拥有 X 光机，可

[23] 《临夏回族自治州概况》*Linxia Huizu zizhizhou gaikuang* 编写组：《临夏回族自治州概况》*Linxia Huizu zizhizhou gaikuang* [A Survey of Linxia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兰州 Lanzhou：甘肃民族出版社 Gansu Minzu chubanshe [Gansu Ethnic publishing house]，1986，第 121 页。

[24]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概况》*Zhangjiachuan Huizu zizhixian gaikuang* 编写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概况》*Zhangjiachuan Huizu zizhixian gaikuang* [A Survey of Zhangjiachuan Hui Autonomous County]，兰州 Lanzhou：甘肃民族出版社 Gansu Minzu chubanshe [Gansu Ethnic publishing house]，1986，第 77 页。

[25] 《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Gannan Zangzu zizhizhou gaikuang* 编写组：《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Gannan Zangzu zizhizhou gaikuang* [A Survey of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Gannan]，兰州 Lanzhou：甘肃民族出版社 Gansu Minzu chubanshe [Gansu Ethnic publishing house]，1986，第 227-228 页。

[26] 兰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Lanzhoushi weishe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兰州市志·卫生志》*Lanzhoushi zhi Weishengzhi* [The Health Records of Lanzhou]，兰州 Lanzhou：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Daxue chubanshe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1999，第 215 页。

[27] “New Hospital in Gansu”，*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 the Editorial Board Head-quarters, 1925, 128.

[28] 和政疗养院编辑委员会 Hezheng Liaoyangyuan bianji weiyuanhui：《甘肃省和政疗养院院志：1923 年——2010 年》*1923 nian-2010 nian: Gansusheng Hezheng Liaoyangyuan yuanzhi* [The Records of Sanatorium at Hezheng in Gansu Province]，内部资料未刊出 Neibu ziliao weikan chu (unpublished material)，第 7 页。

[29] *Ibid* 26, 213.

[30] *Ibid* 17.

[31] *Ibid* 12.

[32] 转引自尚季芳 Shang Jifang：“亦有仁义：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Yiyou renyi: Jindai xibei laihua chuanjiaoshi yu xibei diqu de yiliao weisheng shiye* [With Kindness and Humaneness: Missionaries from the West and Medical Health System in Modern China]，《西北师大学报》*Xibei Shida Xuebao*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No.3, 2011.

对一般的胸、骨透视及四肢关节摄片，而整个兰州市，直到解放为止，也只拥有这一设备4台而已。^[33]

在医院的管理方面，博德恩医院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更是为兰州以及甘肃未来医院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从建院初期，医院就开始实行严格的管理工作体制。“医院护士分白班、夜班，每周由护士长排班……医院护士等级严格，职责明确，如发生差错，严格处理……（同时），博德恩医院有较完整的护理体制，进行病房管理。主要制度有晨会、交接班、差错登记、简单的消毒隔离、晨晚间护理、特别护理记录等”。^[34]

在积极治病救人，播撒福音之余，医院也在努力为西北地方社会培养医疗卫生人才，期间“开办了四年制的医学班和护士班，培养了许多医生和护士，在地方发挥了较大作用”。^[35] 在博德恩医院的女护士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裴约兰 (Pei Yuelan)、沈翠兰 (Shen Cuilan)、沈玉兰 (Shen Yulan)、王欢英 (Wang Huangying)，以及王恩护 (Wang Enhu) 和马桂香 (Ma Guixiang) 等，她们都曾先后在博德恩医院担任护士一职，并与医院医生结婚，婚后又都相继在天水、平凉、靖远、临夏、兰州等地从事医药卫生工作。^[36] 同时，当时甘肃地区许多地方医疗机构的医生也都来此学习培训。如“英国内地会传教士任守谦 (E. J. Mann) 为打开天水传教局面，选送了天水的吴杰天 (Wu Jietian)、芦恒山 (Lu Hengshan)，甘谷的刘基 (Liu Ji)、巩守仁 (Gong Shouren) 在博德恩医院学习。他们于1929年毕业后，在天水、甘谷行医传教，号称陇南的‘四大大夫’，把西医传到了陇南一带”。^[37]

另外，医院传教士在传教期间，也在努力引领并教育广大百姓改善着生活



教会给妇女宣传裹小脚的危害



和罗伯特·帕瑞医生留影的戒鸦片病人

[33] *Ibid* 26, 219.

[34] *Ibid* 26, 228-229.

[35] 参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网站·医院介绍 Lanzhoushi Dier Renmin Yiyuan Wangzhan Yiyuan Jieshao (www.d2yy.cn)”。

[36] 沈滋兰 Shen Zilan: “兰州基督教会的华英女子学校和博德恩医院的女护士们 Lanzhou Jidujiaohui de Huaying Nüzi xuexiao he Bode' en yiyuan de Nühushimen” [The Female Nurses at Huaying Christian School and Borden Hospital in Lanzhou],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Gansu wenshi ziliao xuanji* [Gansu selected source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兰州 Lanzhou: 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Renmin chubanshe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第181-182页。

[37] 李爱如 Li Airu: “甘谷县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 Ganguxian jidujiao de chansheng yu fazha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Gangu County], 《甘谷文史资料》(第6辑) *Gangu wenshi ziliao* [Gangu Source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1990, 第109-110页。

中所存在的遗风陋俗。从如今保留下的珍贵照片中，我们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医院工作人员为裹着小脚的妇女讲解缠足危害的场景，以及帕瑞医生和来医院戒除鸦片的烟民的合影。

缠足、吸食鸦片，这些陋俗和恶习，在近代西北随处可见。缠足不仅损害女性身体健康，而且也使其心理大受其害，对后代的孕育更是危害极大。而绚烂美丽的罌粟花背后，却是人性的泯灭，家庭的崩解，以致整个国民意志的消沉。传教士的到来，尤其是医疗传教士的到来，为解决西北社会存在的上述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他们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救人且救灵。特别是在麻风病的救治方面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人们对麻风病及麻风病患者的原有观念与态度，极大地祛除了民众“谈麻色变”的恐慌心理，给了麻风病人温情和希望。同时，传教士们身体力行的作为，也为医患关系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师范效应。

四、博德恩医院建国后的走向与发展

因为传教士的上述努力，加之新一批专业医疗工作者的到来，博德恩医院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在 40 年代进入黄金阶段，为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但作为外国宗教，基督教及其传教士始终与外国政治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我国的内政外交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建国后，为巩固新生政权，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开展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镇压反革命等，在宗教方面，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自革新运动。“1950 年 9 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 (Wu Yaorong) 等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建立中国人民自己的教会”。^[38] 为响应号召，甘肃省在同年 12 月于兰州举行基督教界人士座谈会，开始全省范围内的三自革新运动。随着该运动渐次展开，基督教会以及传教士在华期间的不法行为，渐渐被揭发出来，舆论一片哗然，控诉之声此起彼伏。在这次运动中，中华内地会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所受打击最重，而博德恩医院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正在此机构管辖之内，医院发展受此影响，一时陷入困境。见于此种情况，从 1951 年 8 月开始，内地会甘宁青基督教成员相继撤离，其教会财产由甘肃省人民政府逐一接收。兰州博德恩医院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也在这一时期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并改组为兰州市人民医院。“据当时估计，被接办的医院，除不动产外，药械价值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39]

与此同时，博德恩医院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于 1932 年设立的麻风病院，也在 1952 年 1 月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卫生厅派刘牧之等正式接收”，^[40] 并命名为“甘肃省兰州麻风病院”。至 1952 年 5 月，甘肃省兰州麻风病院住院人数增加到 109 名，当时的设备条件已不能适应甘肃省内收容和治疗病人的需求，而扩大收容又会对兰州市民的健康带来一定威胁。因此，从 1952 年 4 月开始，鉴于临夏专区发现的麻风病人较多，又迫切需要收容治疗的实情，甘肃省卫生厅与临夏当地领导商议决定在临夏和政县建立麻风病院。8 月甘肃省卫生厅派刘牧之到和政县负责建院工作。1953 年 1 月，兰州麻风病院开始正式搬迁，随之也将院名更为“甘肃省麻风病院”。^[41] 此后，从 1954 年开始，为扩大收容范围解决麻风病人的就医紧张问题，该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划分调整为“甘肃省第一疗养院”和徽县“第二疗养院”。

除此之外，从 1954 年起，“中央卫生部决定将北京市范围内所发现的麻风病人都送到甘肃省第一

[38] 马祖灵 Ma Zuling 等编辑：《甘肃宗教》Gansu Zongjiao[The Religion in Gansu]，兰州 Lanzhou：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Renmin Chubanshe[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9，第 304 页。

[39] *Ibid* 17, 165-166.

[40] *Ibid* 28, 8. *Ibid.* *Ibid.*, 10.

[41] *Ibid.*

疗养院治疗……据 1955 年统计，当时住院病人来自 16 个省，有 7 个民族”^[42]，而“兰州市人民医院”也从 1978 年起正式更名为“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并一直沿用至今。

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医院正在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外界交流的桥梁。由于教会医院的历史，来这里参观、访问的学者不乏其人，当中那些曾在此工作过的传教士后裔也陆续到来，对医院历史的传承和中外交流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余论

19 世纪末，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传播基督教义，吸纳教徒。在其所施行的方法当中，进行医疗救治，从事慈善事业，成为不二选择。所以，在中国范围内由传教士主持的救灾、赈济事业不断出现，同时戒烟所、诊所、医院以及免费的教会学校等也于此时期相继建立。然而，就像费正清所说：“新教徒参加这些活动有时有确定的目标，但往往产生意外的效果。即为广泛地改变中国的生活开辟了道路”。^[43]

博德恩医院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正是在近代“西潮东进”的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打开西北门户而在兰州建立的甘肃乃至西北最早的教会医院之一。然而，却在行医布道的过程，为西北百姓带来了切实的福音。同时，西医的引入，专业医师的配备，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等，都为西北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加速了西北医疗近代化的进程。不过，行医毕竟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真正目的。传教士无论付出多少，其最终愿望都是“中华归主”，这一点不容置疑。借助教会医院，传教士在西北的传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传教、医疗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为基督教的传播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42] *Ibid.*, 10.

[43] *Ibid.* 2, 615.

The English Title:

Missionary, Medicine and Politics: on Creation of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and Research of Northwest Christian Propagation

XIAN Juanjuan

Postgraduate i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ulture college.

Anning District Lanzhou City Gansu Province China, 730070. Tel: +86-150-9534-8466.

Email:xianjunjuankl@163.com

Abstract: Christianity had spread widely in the inland areas of China at the dawn of the 20 century. Medical missionary had been put on the agenda and put in practice for opening the window of preaching and drawing the chiliasts. The hospital named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border of northwestern China was built under this kind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article tells about the missionaries' efforts,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local officers as well as the gentlemen who supported this project. It proved that this hospital did bring the Gospel to the local people and to some extent i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northwestern part of China' s medical modernization. Missionary, med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ed and removed some obstacles for spreading the Christianity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China.

Key words: the northwest, Christian, missionaries, 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modernization

